



善於為作品增值的編輯才是好編輯

從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助理、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，再到北京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經理和總編輯、商務印書館特約出版策劃，資深出版人李昕將38年出版生涯集結成散文隨筆出版《那些年，那些人和書——一個出版人的人文景觀》，通過詳述與24位名家間的做法故事，展現一位為他人做嫁衣的編輯如何錘煉自我，繼而能夠慧眼獨具識好書、編好書、出好書。當中昇華出的出版經驗和人生感悟，對現在的出版人和編輯均有很大啟發。
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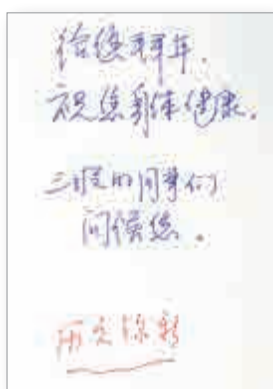
聽李昕講

《那些年，那些人和書》



▲李昕詳閱《鄧小平時代》書稿

▶提及《鄧小平時代》簡體中文版出版過程，李昕表示感到十分驕傲



▲李昕為周有光準備新春問候卡片，獲周有光寫「歷久彌新」四字



▲李昕著《那些年，那些人和書——一個出版人的人文景觀》，三聯書店（香港）



▶《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》由北京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
於李昕而言，做書憑藉的是「編輯與作者之間很深的默契和理解」，書中提及名作家們的樁樁件件，閱讀一番，除了感念李昕的專業修養之外，亦能感受他對於每一位作者的了解之深，不似記錄工作上的合作夥伴，倒像是娓娓道來與良朋好友的相處故事，周有光、楊振寧、吳敬璉等人的面貌逐漸清晰……其中他不吝筆墨寫了一篇《王鼎鈞與我的文學緣》，兩人由始至終都未見過面，但王鼎鈞一句富有哲理的話語，成為了他多年以來編輯的原則：「改變那不能接受的，接受那不能改變的。」

「最初有念頭出版這本書時，我是猶豫過的，或被指摘有攀附名人之嫌，或此前已經有很多文章寫過他們的故事，但思慮再三，我仍然想為讀者寫寫他們，因為全都是第一手的資料，具有史料性，且因為讀者和學者都知曉他們，故而會有很高的社會價值。」李昕說。

翻開圖書，赫然看到李昕寫的一句話：「善於為作品增值的編輯才是好編輯。」通過一篇篇人物故事，一位資深出版人對於此問題的心得體會，躍然紙上，「首先編輯不能對作者全無了解，要下一番苦功夫深挖，編輯可以在爛熟於心的基礎上提出修改意見、加工書稿、配合插圖，所有為這本書提出的積極建議都是增值策略。」他以自己的這本《那些年，那些人和書》為例，說此書出版前只是一堆沒有目錄的書稿，圖書編輯李安不僅建議他加上出版人故事，還以李昕的出版生涯的幾個節點進行章節劃分，從而將讀者群由關心文化的大眾拓展至編輯和出版人，以便於出版後向這些專業人士推薦。李安所做的就是一種增值。

邂逅《鄧小平時代》始末

綜觀圖書發行，有的呈現出洛陽紙貴的盛況，有的滯銷經年無人問津，如何才能做到準確識別一本書的價值？在李昕眼中，「『個性化和差異化』是一本書存在的理由。」當中，書籍的學術性、思想性、文化性、藝術價值，始終是他最看重的事，依此原則，他「邂逅」了傅高義的《鄧小平時代》。

追憶往昔，感慨萬千，李昕說最令其感到驕傲的一次出版經歷即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《鄧小平時代》：「傅高義的這部著作總結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進程，我判斷後，認為這本著作符合當時的社會時代需求。」

李昕憶述：「出版過程體現了三個『最』字，競爭最激烈，當時同時有30家出版社共同競爭；出版過程最艱辛，因為是關於中國領導人的著作，需要與國家主管部門溝通，亦要注重與傅高義本人的溝通，我曾經向傅高義寫了6封長信，而責任編輯在一年

中同傅高義先生則是天天通電郵；工作壓力最大，傅高義是一位十分嚴謹的學者，他在跟我們簽訂的協議中有一條：『如果改變原義不如不出』，換句話說，可能到頭來，所有的辛苦都會成為一場空忙。」

但好在功夫不負有心人，憑藉一遍又一遍與作者溝通、修訂書稿，簡體中文版《鄧小平時代》成功出版，圖書銷量至今已高達100萬冊，並引起了熱烈的社會反響。這段經歷被收錄在《那些年，那些人和書》中，今時今日，再談此次經歷，都能令他產生巨大的成就感。

非常在意文章真實性

人生在世，得失之間，有成功難免有遺憾，李昕是一個善於總結和自省的人，譬如書中寫到《王世襄〈明式家具珍賞〉的版權公案》時，他從這場出版風波中想到的是簽訂合同時須明確保障作者的權益；寫到《我對楊絳的三次道歉》時，想到的是三件對楊絳心生歉意的往事，最令其難忘楊絳對公正、誠信、一絲不苟的處事態度……

出版圖書，除了與文字打交道，更要與作者打

交道。

《那些年，那些人和書》字裏行間不僅能見人物骨架，細節描繪之處亦是豐滿扎實，往日痕跡纖毫畢現，「這要得益於我有寫日記的習慣，每次與作者見面，我都會寫一篇，《三訪周有光老人》、《我對楊絳的三次道歉》等均源自我的日記，光憑腦子是記不了許多的，這點還要謝謝我自己的爛筆頭。」李昕笑道：「我非常在意文章的真實性，出版前我都會將撰寫文章發給作者看，聆聽他們的修改意見。」光陰荏苒，留在李昕記憶中的，除了出版二三事，更有每一位作者身上的美好品德，書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，比如他說到王鼎鈞，就會感慨對方對於人生的大徹大悟，縱然只是通信「神交」，親近感更甚每日都要會面的朋友，「王鼎鈞很能為編輯着想，能夠與這樣的作者合作實在是一件人生幸運事。」

始終堅持出版精品書

從李昕經歷，不難看出，編輯出版功夫更在平時，當中有不少稿件，都是李昕去對方家拜年時所約，比如他談到去拜訪百歲老人周有光，因為擔心周老聽力欠佳，就手寫了一張卡片，上書：「給您拜年，祝您身體健康。三聯的同事們問候您。」寥寥幾筆，已令作者心生溫暖，此外，他更堅持與作者之間形成信任關係：「要善待作者，注重作者與出版社的雙贏，承諾一定要做到，作者事永遠擺在第一位，站在作者角度去想對方到底會有怎樣的期待。」這不只是他的行事原則，更是對後來者的啟發。

有人說，現在不是閱讀的時代，也有人說大家喜愛網絡閱讀更甚於紙質閱讀，但李昕始終堅持出版精品書在任何時代都不會過時，那些能深入人心的文字，何時何地都會有穩定的讀者群。想要做一個好的出版人，他認為最重要的質素是「職業敏感——判斷一位作者的文稿可否成為一本好書；全情投入——這一行不只是謀生工具；良好的書感——悟性高，善於組織材料，直覺判斷文字和圖片如何搭配才能更為引人入勝，要充滿想像力。」

至於電子書會否在未來取代紙質書，李昕一點也不擔心：「總會有人喜歡閱讀時的手感和書香，二者並非取代關係，更應成為一種共融關係，出版人在拿到一本好書的出版權時，不妨想想相關的電子書業務。」

圖片：李昕提供

作者簡介

李昕，曾任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、編輯室主任和社長助理。一九九六年赴香港，任香港三聯書店副總經理，後任總編輯。二〇〇五年任生活、讀書、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經理兼副總編輯，二〇一〇年任總編輯。二〇一四一年退休後在商務印書館任特約出版策劃人。著有編輯學演講錄《做書：感悟和理念》和散文隨筆集多種。



▲李昕於香港三聯書店任職時期



掃描QR Code
上大公網瀏覽
更多讀書資訊



香港出版人的敬業精神

李昕於1996年任香港三聯書店副總編輯，後出任總編輯。談起這段香港記憶，他最為感觸的是「在香港做圖書出版，猶如在深井裏游泳，策劃引進圖書一定要有市場意識。」

「我在香港回歸祖國前夕來到香港工作，使命感以及社會責任感促使我多做一些介紹祖國歷史、文化的書籍，以便港人能更好地了解祖國發展。」李昕表示：「與此同時，我更認識到香港市場不大，若在本埠扎根，務必要融入當地文化，關注香港的歷史文化

及社會民生。」

彼時，相較內地，香港出版業已邁入技術創新時代，使用電腦排版圖書，設計和印刷方式已與國際接軌。對他來說，可以學習和借鑒的東西很多。李昕坦言，香港的出版生涯對其影響頗深：「這段經歷確立了我堅持出版精品書的想法，一方面尋找更多選題，另一方面會注重書籍的設計，思考如何能把書做得更漂亮。」當時香港600萬人口，市場不大，香港三聯便需十分重視市場行銷。「如何才能不賠錢？是我當

時要考慮的問題，後來我們又遇到了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，都能做到堅持不炒人，保住編輯團隊不散夥不流失，要做到這些的確需要花費很多心力。」

如何才能保持書籍的發行和銷量？李昕說在香港同行身上學到了很多：「他們能把每一本書的策劃做到位，並且積極推廣和營銷，不惜投入極大的精力，一個一個書店挨個跑。時至今日，我依然佩服香港出版人的敬業精神。」

新書推介



▲吳鈞著《知宋：寫給女兒的大宋歷史》，香港中和出版

《知宋》：撇去宋朝刻板印象

近日電視劇《清平樂》在內地開播，片中的一個鏡頭、插曲裏的一句歌詞，都成為熱議話題。《清平樂》講述的是宋仁宗的一生。宋仁宗在位的41年，被認為是宋朝的巔峰時代。宋朝的多項制度創新，例如君主與宰相、政府與台諫的分權制衡，公議，封駁制，迴避制，招投標制，獨立審判等，都體現了宋朝政治文明的近代性。

知名作家吳鈞在《知宋：寫給女兒的大宋歷史》中，就以25個具代表性的歷史故事，分析宋朝權力的架構、制衡、運作和得失，解答了「宋朝何以如此繁榮」以及「後來如何走向沒落」。

作為一名「資深宋粉」，吳鈞對宋史的獨特見解不少，他出版過宋史專著包括《重新發現宋朝》、《宋朝妙新聞》、《一個宋粉對宋朝觀察》、《宋：近代中國的黎明》等。這次出版上下兩冊《知宋：寫給女兒的大宋歷史》，有別於過往多談宋人小資生活情調與種種民生狀況，而是透過25個故事，講述宋朝繁華300年背後的制度根源，例如滕宗諒與公用錢案、蘇舜欽與進奏院案、蘇軾在考卷上抨擊皇帝引起的紛爭、蘇軾的文字獄、宋人對通姦案的處置手法等等，從而分析宋朝權力的架構、制衡、運作和得失。



▲梁鴻著《四象》，花城出版社

《四象》：抵抗遺忘的意義

《四象》是梁鴻的第三部小說。故事還是發生在梁莊。只不過，這個梁莊已經不再是《出梁莊記》和《中國在梁莊》的那個梁莊了，而是完全虛化的。梁鴻早前接受採訪時曾說，梁莊對她而言不單單是現實中真實存在的一個村莊，還有一個特別大的符號作用，「它包含了我們能夠理解到的所有的村莊，以及它在現代生活中的形態。」所以，她的寫作也並不是始終圍繞着真實的梁莊進行挖掘。這一次的「梁莊」，就是一個「不義」的村莊，伴隨着被遺棄者的亡靈所發出的聲音和復仇，因此也有些魔幻的色彩。活着和死去，地上與地下，歷史和現在，都連在一起。她甚至並不是在寫村莊，而是寫一個人怎樣迷失自我又找到自我的過程，村莊只是原點。

梁鴻，學者、作家、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。曾獲「2013年中國好書」獎、第十一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「年度散文家」獎、「2010年度人民文學獎」等多個獎項。